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八十一

帝王部一百八十一

惡直

疑忌

無斷

惡直

傳曰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又曰有犯而無隱故古之良臣挺蹇
諤之志勵骨鯁之節內懷忠愛情均休戚故有犯顏色觸忌諱
獻替可否輔救闕失言必逆耳事乃利國自非人生廓容納之
量克已降意則龍鱗人逆鮮或不怒至有勵斧鉞以震威建官
司以監謗下幽繫之詔行黜棄之典乃使良士結舌嘉言攸伏
良可戒哉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又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
諸道誠哉為邦之不訓也

夏王桀淫昏諸侯咸叛闕龍逢引星圖而諫桀以為妖言焚星圖而殺龍逢

商王紂既淫亂微子諫不聽乃與太師箕子謀去之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囚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而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昏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

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欽以目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又諫之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漢文帝時爰盎為侍中即將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

西邠尉調選也音從予切

景帝即位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迫近憚之以其敬恭履度故難之陟

奮為諸侯相

武帝時汲黯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選為海東太守召為東海太守召為主爵都尉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

狄山為博士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於帝前山曰和親便帝問

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

然苦兵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及景帝往來東宮間謂

謀於方天下寒心數月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說景帝之

身更不議 征代之事 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大

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帝問湯湯張湯曰愚儒不知狄山曰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

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帝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群能無使虜入盜乎博士之官故山曰不能

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鄣音之向切謂塞上要險之

鄣敵以折寇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度計也見詰自辯曰能乃遣山乘

鄣乘登也登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驚

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

師位特進甚尊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

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連

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後帝怒亦解劉輔

以以天才催為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輔上書曰陛

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帝使侍

御史收縛輔擊掖庭祕獄後城死罪一等論鬼薪

哀帝寵董賢為大司馬年二十二帝置酒與賢父親屬宴飲帝

放醉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闓在坐進

諫曰昔周成戲以桐葉封茅叔虞於晉周公入曰天子無戲言

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

嗣孝成皇帝後當承宗廟傳子孫於無窮豈得以戲言將高祖

社稷輸人邪帝默然不悅終以失旨貶為郎署

後漢光武建武中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
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搖撲率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尚書令申
屠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
德帝並不納剛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
和帝時侍郎光祿大夫李法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
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吏官記事不實後世有失尋功
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

安帝蘇章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
成翊世為尚書郎安帝時常時樊豐與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
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頌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
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

順帝時宋登為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州太守
桓帝時令李雲上疏言孔子曰帝者諦也令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送黃門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
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忤上逆旨其意歸
於中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諦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
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
請大常楊秉落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怒甚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
帝在濯龍池嘗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
中少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

常侍欲原之邢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靈帝時樂巴為議郎時大將軍竇武大傳陳蕃被誅巴以其黨復譴為永昌大守以功自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蕃之寃帝怒下詔切責勅付廷尉巴自殺

張鈞時為郎中以中常侍張讓所在貪殘為人蠹害乃上書曰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物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用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非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通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二月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戈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鮑勛為宮正時文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蘇則為侍中文帝時人多飢困而軍數出又兼治室則數面諫由此出帝頗不悅其後出為河東相晉武帝時詔齊王攸將之國祭酒曹志建議以為不當遣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大常鄭默於是司奏收志等結罪惟免志官以公第其餘皆付廷尉

向雄為河南尹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

肯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元帝為晉王時奉朝請周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群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得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

後周宣帝為太子時武帝領命曰內史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煩遠任也及即位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

劉行本掌朝下大夫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

隋高祖初即位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穎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內史令李德林固爭不可高祖作色怒曰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

煬帝時盜賊不止天下大亂納言蘇威每諷諫帝弥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之

梁毗為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煬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蕭瑀為內史侍郎時煬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進計其圍乃解其後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強毅勢何能為以其少時未散瑀遂相恐動情不可忍因出之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張虔威為謁者大夫時煬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

許善心為給事郎大業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唐德宗貞元中表高為給事中以切直忤旨映宰相齊映連請以高為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姜公輔為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公主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

仁孝上所鍾愛初詔尚書省未克禮會而遇播遷及薨帝悲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曰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儉薄以濟軍士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夭亡不欲於此為塋壠且令造一磚塔安置功費甚微不合閔宰相論列公輔忍進表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此拔擢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敵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為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曰公輔辭退

朕以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
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
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為左庶子蕭復為
相扈駕奉天請列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揚炎
盧植秉政捐贖皇敵以致今日今雖危急願陛下深革睿思微
臣敢當此任若論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植奏對於帝前阿
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後遂罷之

憲宗元和中王承宗叛詔以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左補闕孟簡
拜疏論之坐語訐出為常州刺史

錢徽為翰林學士淮蔡未平徽以連年征伐不息與蕭免俱在
宥密送上疏請罷兵因忤帝旨除右庶子罷內職

裴鄰元和末為起居舍人時有術士柳泌鍊藥帝惑之鄰上疏
請令術士先嘗其藥以是忤旨貶江陵縣令

文宗大和六年百姓上官興殺人危死諫議大夫史館脩撰王
彥威累上疏以激切忤旨又咨於執政辭既氣盛除河南少尹

疑忌

自古駕御豪傑彈壓區宇必推己以及物執中以作孚坦蕩為
懷從容肆體免舜禹湯率由是矣暨周成惑群叔之說姬旦有
東山之遷鴟鴞之詩義形怨刺厥後勲高佐命威足震主爵祿
不足以克其賞禮法不足以扼其勢優崇斯至猜惡弥甚比諸
芒刺視如玉芥加以讒構相攻謠讖符合又操兵柄頗得士心

或車服僭差交結靡間或以勞自負不慎厥終故雖漢高之豁
達光武之寬容去就之間猶不免乎嫌忌矣矧乃天資峻刻舊
惡是念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書曰任賢勿貳又曰任賢由己蓋
聖哲之明訓也

漢高祖征陳豨還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

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歎食粟未桿也言咨人田之不
敢其稟稅也稟音工老切

桿者二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

械擊之數日王衛尉侍百官公卿表衛尉工氏無名
字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前問曰相

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前問謂進而
請也胡何也帝曰吾聞李斯相秦皇

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

於民媚愛也來
愛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

之真宰相事者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

數歲陳豨黥布及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矣又何足法哉陛下

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懌悅也感衛尉之言
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何

景帝時周亞夫為丞相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載載大
腐音

側吏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尚席主
席者也帝

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席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
由我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

冠謝帝帝曰起亞夫因趨出帝自送之曰此鞅非少主臣也竟

下獄死

武帝時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熹聲聞梁楚間及為大司農帝使視汝河自請治行五日

治行謂莊嚴

帝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

糧治行者何也義縱為右內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

其泉

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讀曰猝

道不治帝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御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

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

物緡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沮壞也

棄縱市

宣帝初即位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帝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近焉反元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王者不畜霍氏

之禍萌於驂乘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揚

楊素有誠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歆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

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

解

魏太祖初為董卓所辟太祖變易姓名聞行東歸過故人成皋

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俱在備賓主禮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

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周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初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

帝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帝心忌不

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帝曰此人非汝所能薦御也乃遣

刺客殺之帝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盡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
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泣嗟痛之然終無所
括初袁忠為沛相常欲以法治帝後亦殺之

楊脩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主簿嘗出行籌大祖有問外
事乃逆為答計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
者三操怪其速使廡之知狀於此忌備且以袁紹之甥慮為後
患遂因事殺之

文帝時臧霸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初霸遣列軍在洛
會大祖歿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帝即
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爾若假霸步騎
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
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晉宣帝以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
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鵠其將牛金

景帝夏侯后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魏明帝世宣帝
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魏氏
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鵠終

夏侯玄為景帝所執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帝曰卿忘會
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
玄時後至衆賓咸越席而迎由是惡之

文帝有密䟽未之屏也如側侍中鄭小童詣之還謂之曰卿見
吾䟽乎對曰否帝猶疑而鵠之卒

王儀高亮稚直為文帝司馬東閔之後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行出斬之

武帝大始初石苞督揚州時諸葛誕初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疆盛邊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嘗東西相應無緣爾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帝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大尉義陽王望率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伸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椽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

明帝時羊鑑為少府及王敦反帝以鑿敦勇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

孝武帝時謝安為太傅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帝末羊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權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王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嘗召桓伊飲譙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

分乃不及苗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以箏歌并請一吹笛帝
善其調達勅乃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
一妓善相便事帝亦賞其放率乃許詔之妓既吹笛伊便撫箏
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可乃有見疑
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惟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
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
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後魏道武時鄧淵為尚書吏部郎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
弟暉為尚書郎亮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
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
而恨之特人咸愍惜焉

庾岳道武時為司空天賜四年詔賜兵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
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道武時既不豫
多所嫌惡遂誅之時人咸寬惜焉

賀狄干世為將初道武晉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興所留遂賜狄
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道武見其言語衣服有類
羗俗以為業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弟歸亦剛直方雅與
狄干俱死

後周武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小冢宰宇文孝伯曰公能為
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
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威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
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

子也帝不懌因漸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

隋高祖禪位後封宇文忻為杞國公帝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穎言於帝曰忻有異心不可以委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帝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楊素為尚書左僕射貴寵日隆朝臣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帝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高祖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数不達大体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

王雉為石大將軍參預朝政貴寵官絕一時與高穎虞愛即蘇威稱為四貴帝惡其德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焉乃用為司空亦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雉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

薛道衡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與素善高祖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命檢校司徒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噎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如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後為潘州刺史上表求致仕煬帝謂內史侍郎虞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

顧謂蘇威曰道衡至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反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者使高穎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穎耶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客密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謚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

煬帝即位初楊素為僕射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之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大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與隋同分欲以壓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常恐不死

竇杭為幽州總管時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常恐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時李子雄為江州刺史坐事免素進子雄授大將軍

元善為國子祭酒以高穎有宰相之俱嘗言於帝帝初然之及穎得罪帝以善之言為穎游說深責理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痛而卒

蕭琛梁蕭瑒之後雖復羈旅見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有童謠言其復起煬帝由是忌之遂入於家未幾而卒

宇文弼為禮部尚書以才能著稱煬帝頗忌之時常漸好聲色

尤勤遠畧弼謂高穎曰昔周天克好聲色而國亡以今方之不亦過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坐誅死天下寃之李敏娶周樂平公主女宇文氏為光祿大夫大業十年煬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惧數與李渾及渾兄子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年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庾質為大史令煬帝性多忌刻齊王踈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

元弘嗣為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中煬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遣執之送行在所所以無反行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楊注大業中為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持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遇注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注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帝欲潰而出子蓋諫曰萬乘者豈宜輕脫望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大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

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魚俱羅為碣石道將軍征高麗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群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爨管崇等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飢饉食穀踊貴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近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鑠錡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於東都市家口籍沒

唐太宗真觀中李君羨為左驍衛大將軍武昌郡公貞觀中有謠言當有女主王天下太宗惡之後當宴三品已上遣作酒令仍各稱其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其後竟以事誅之至天授中則天復其官時魏徵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出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徃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德宗時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忽遷行幸梁州山南地素貧福又遭連山賊剽劫之後雖云十五州之地其寔未敵江南三數縣戶口震悉心供應人既不擾事亦不闕然累奏百姓困

獨須使支持帝以為結恩於百姓也

嚴懷志以涇原裨將隨渾瑊會吐蕃皆盟懷志等陷沒居吐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為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貞元十四年始至温州徵諸京帥德宗以懷志處蕃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伏內順宗即位始釋之初懷志之陷父母俱存及歸父母皆歿妻嫁他人

呂溫者以小吏事崔漢衡貞元初吐蕃背盟漢衡為吐蕃所虜將殺之溫趨往以背受刃吐蕃義之由是與漢衡俱免及漢衡歸獨留蕃中吐蕃尚浮屠法溫因求為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囚高順宗即位釋之與嚴懷志俱授中郎將

憲宗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十三年襄陽節度使李愬奏請判官

大將已下官凡一百五十員帝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李晟渾瑊之勲業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後唐莊中在鄴時明宗為相州刺史天祐十三年滄州小校毛璋以城歸款莊宗命明宗率師至滄州慰撫軍民明宗既至毛璋開門迎謁遣璋入覲軍城又安特書吏誤為申狀云某已至滄洲禮上畢莊宗覽狀大怒曰諱

諱明宗名

反邪時末帝掌莊宗親

軍在帳下顧謂末帝曰爾父周予所悉此蓋王建立安重誨戲予斬二僕之首而還末帝惶恐既而明宗旋師行臺斬其書吏謝之乃移安國軍節度使李存審鎮滄州承制授明宗安國軍節度刑洛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安全全為朔州刺史事莊宗為騎將莊宗神勇冠世而性忌不

欲臣下勝已故金全與王建及位不踰刺史移稱疾以避禍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以內皇城使安重益為陳州刺史去冬秦
王之釁重益將騎追王至府廨出之狀下害之至是帝心惡之
不欲在左右仍令典方州

三月遣供奉官王廷悅劉贊各以玉帶金刀錯賜秦州張延郎
與元張虔劉竺帥各進潞王書疑其兩端故有是賜

無斷

傳曰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此優游不斷之謂也自漢
而下居民上者或失於剛克之訓存夫兼容之道淑慝斯混失
於洞分幾微有初聞於先見不能斥去邪說割絕私愛念宗社
之大計思邦計之永圖而乃牽於文義制於近習惑於衆多之
說迫於權倖之勢以至猶豫靡決禍釁旋構噬臍無及發矢莫
進蓋夫當斷不斷其為害大矣誠方策之深戒焉

漢元帝時蕭望之死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大見信任弘恭石顯憚之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
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晴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
帝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
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有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
何邪新斷忿嫉之意也新音牛斤切興乃傾巧士謂帝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
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

其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帝曰然
此何罪而當誅今宜柰何興曰愚以為可賜爵閔內侯食邑

三百戶勿令與事明主不失師傳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帝於是疑會城問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帝因發怒免豐帝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位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愧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文孝宣之業衰焉

成帝時大將軍王鳳用事會日蝕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乃奏封事請退鳳章每召諫帝輒辟左右辟言曰闕時太后從弟長樂

衛尉弘于侍中音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

鳳聞之稱病出就弟上疏乞骸骨謝帝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

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

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切善陰陽不調災異數

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

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豐卦九三爻此辭也肱臂也

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外曠職素餐此臣三

當退也空廢職狂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

遠流放又自重念重音直用切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

輦殺下靡辟也音武皮切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

來所苦加侵誠實也日日益甚今願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

陛下神靈未理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實

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之臣受恩見哀重巍巍也巍巍高貌重音直用

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芥之議論者不云疏惟陛下哀憐其

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帝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

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婁古將

軍乃深引過自干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

母困我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務專精神安心自

持期於函瘠稱朕意焉函急瘠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奏

章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晉武帝知太子即惠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

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時朝廷咸知不堪政事帝亦疑焉

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太子不能對賈妃

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令宜

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帝覽而大悅

太子遂安又賈克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顯向

秀和嶠之徒皆與任愷善楊珧王恂華廣等克所親敬於是朋

黨紛然帝知之召克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克等曰朝廷宜一大

臣當和克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克愷等以帝知之而不責結怨

愈深

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賤

物忠賢路絕纔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賈后将誅

楊駿段廣詭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孝武帝時惠稽王道子荒恣

博平令吳興人聞奭上疏陳之帝益不平而逼於大妃無所廢

黜乃出王恭為兖州殷仲堪為荊州王恂為僕射王雅為太子

少傅以張王室而潛治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

逐

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解中書郎徐邈以國
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
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
任道子如初

隋煬帝時趙才為右候衛大將軍帝牽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
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克等多勸帝幸丹
陽煬帝度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
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

唐高宗時太子建成令楊文幹起兵及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
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勅縱其假息
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
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
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
四妃更為建成肉請封倫又外為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
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唯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
珪左衛率常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流之雋州

後太宗宴於建成宮中毒高祖及謂太宗曰發跡晉陽本是汝
計剋平宇內是汝大功欲升儲位汝固讓不受以成美志建成
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
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臺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
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實非
所願不能遠離漆下言訖嗚咽忿不自勝高祖曰昔陸賈漢臣尚

有通過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為家東西兩宮塗路咫尺
憶汝即往無勞悲也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
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失耳密令數
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
狀自今以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傳

玄宗天寶十四年時肅宗為皇太子安祿山至洛陽有詔以太
子監國召宰臣楊國忠常見素謂之曰皇太子仁孝朕尋欲傳
以大位今遇寇難委之監國止副狀報事寧之後朕當高枕耳
帝在東宮恭謹仁孝日聞于外百姓思傳寶位十餘年矣及
下詔之日國人相賀楊國忠專宰朝政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
盛言國忠號國夫人罪惡六軍將士皆切齒願除其黨以解國
難國忠大惧聚族而哭入而號訴于貴妃妃悲號街上請命于
玄宗翌日有司進儀注遂寢而不行天下失望
代宗時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
畏憚垂入相者數四帝憚載有內外之助竟不能決猶是依違
累年竟以憂憤遘疾薨海內痛惜之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在奉天靈武留後社希全監州刺史戴休
顏夏州刺史時帝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帝召宰相盧杞閔
播與白志貞渾瑊同議來路利害杞與志貞以漢谷路為便瑊
曰漢谷險隘必為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適附栢城守固而行便
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特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
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漢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即此出兵應接

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松柏以夜繼日
驚動多矣况又城中事危諸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難
所繫不輕若此軍得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則朱泚可以計
破杞曰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來此即是自
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漢谷路景子希全
等軍至漢谷路果為逆賊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
右連擊殺傷頗甚

文宗開成三年正月五日宰相李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
於故郭尚父宅引弓射石矢讒破膚馬逸而迴盜伏防開揮刀
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帝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
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二十人衛從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人
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授荆南節度使
李訓之亂起石於常僚之中付之衡柄石忘身徇國不顧患難
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伏戎加害帝深
知其故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
耻君子之道消也

後唐莊宗周光二年中書奏曰諸道節度防禦刺史各著功名
並全忠孝洎蒙昇獎皆荷渥恩雖萌為治之心未展分憂之効
况聞藩府不可以久虛伯侯不可以久缺藩府虛則兵不輯侯
伯缺則化不行由此觀之為務甚急請令歸本任不奉詔旨不
得輒離治使從之是時諸藩府連帥或屯師子邊或在闕下皆
遣人權典後事人望既卑法多掎敘時議甚危之宰相故有是奏

帝雖依允終却遲留及後王室危難驟起鄴都率由此也四年三月壬戌宰相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府財帛勞軍以軍情有变故也其辭畧云臣竊知內府所積有餘祖庸贍軍不足今內外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非及時安卹臣惧人心離合表奏不報時知星者上言昨夜惡星入大庫宜散帑藏以給三軍又奏流星犯天棖主御前有急兵宜為之備帝召宰臣於便殿劉皇后出宮中粒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喜等三人調宰臣曰外人不知謂內庫金寶無數諸道所進放以給賜今宮中有者即粒奩櫻孺而已可市之贍庫革等惶恐而退時出錢帛給賜諸軍樞密使張居翰李紹宏宣徽使李唐王供奉內使景進各獻錢幣數千以助賞軍是時編甿饑饉軍士之家之食連營婦女撥蔬於野衛軍自望頒給復怨租庸刻削月糧諸軍騰口流言不息宰臣廷英奏對每請出內府財以給諸軍帝將行之尋為劉后所沮而止既而鄴城變擾軍人幸其搖動縱行擾賞不滿其心至是積錢帛金銀賜之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方與賞錢冀吾陳力一何謬也議者聞之知禍亂旦夕矣閔帝時朱洪寔與康義誠有隙應順元年潞王據岐陽將稱兵尚闕二月辛酉義誠將議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日義誠與洪寔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寔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劔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寔及矣洪寔曰公自惟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之面評之洪寔

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
能明辨逐命末洪寔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
廢帝清泰元年六月三日使劉昫上言天下州郡於天成二年
括定稅率迄今八年近有民於本道及詣闕訴田不均乞檢視
累行蠲放漸失賦租請朝臣中選清強巡行檢視從之昫奉詔
便欲曉諭樞密使韓昭裔言俟更詳議其事不報帝猶豫少決
皆此類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千八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八十二

閔位部一百八十二

總序

仲尼有言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斯並穹
昊有命歷數在躬大庇生民奄宅區宇者也其或真人未應中夏多
難本非靈心之所眷暫為人望之攸屬或紹承於大統或專據於一方
雖復置宗柘改正朔建官以治嚮明以朝然與受河洛之符應龍馬
之紀者殊矣故載籍譬之閔餘明其非正焉昔庖犧氏繼天而王德
始於木其後三正五運迭相紹襲而共工氏雖伯九州自謂水德居
義農水火之間非其序也故不載於易不見於書茲閔之始也降及
嬴秦雖并六國亦在謂水德復在周溪水火之間人非其序也故高祖

弗之繼班氏謂之伯比亦共工氏之比也其後建安失御三國分峙魏文受
山陽之禪都天地之間謂之正統得其宜矣劉先主僻處梁益孫大
帝遂遽江吳自竊尊名靡付神罟誠非共工之匹然亦異於正統故
同為閏焉劉氏雖為孝景之後有李漢之稱蓋以赤伏之數已盡薰星之
兆又彰不足據矣及晉元南遷五湖迭盛瞻烏之漢生於中原餘分之基傳於
江左汜夫典牛陵替靈寶慕追故宗武撥亂而起焉及元徽亮惡狂夫肆逆
故齊高專政而代焉暨東昏奢淫蕭懿被殺故梁武興兵而取焉迨
江陵不守貞陽被廢故陳武假名而興焉雖則自謂水火木土之運
然而都邑居下園聲教隔於中州永初始基不能混一長城失德歸
於夷狄城郭剪而無餘宗祀脩而俱滅隋氏早已受宇文之禪應炎
上之德則此與夫為虞賓助周祭者殊矣故亦謂之閏焉其後唐氏
襄微朱梁陵奪雖則稱金行宅天邑然而莊宗以長安之屬籍總大
鹵之兵威自立中興殄茲仇敵首藏於大社家靡於遺統斯亦
不得為正矣故維之于閏共工之迹舊史無聞然秦氏而下凡
八朝焉以其聲名文物憲章禮樂方冊所記咸有可觀至於昏弱之
迹凌夷之故亦可鑒哉代厥盤盂今並著之篇若夫王莽桓玄之類
皆不終其身自取其斃唐末諸方或功德無聞或封疆至小並存別
部不得預於廡焉凡七十八門

氏號

誕生

名諱

氏號

自秦盜州鼎二世而滅赤伏之末孫劉並起江表四代介于南
紀東魏析派高齊逼禪逮于朱梁遂移唐祚率非五行更代

之之序乃當紫色餘分之日其於命族之本享年之脩促號謚之稱傳襲之數咸用討於史牘類例比次盖有條而不紊披文而可見也

秦始皇姓嬴氏其先帝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莘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早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謂陽之玄王妻大費拜受佐姚姓之女也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本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

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

中湑一作滑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材力事紂蜚廉復有子曰季

勝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徐偃王作亂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造父為膠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繆王以趙城封造父趙城在河東永安縣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生季勝

已下五世至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

曰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乙太乙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

皆蒙趙氏姓趙氏非子居大丘今槐里也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孝

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而大駱娶申侯之女生子成為適乃分土

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侯

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咸叛之西戎反

王室滅大立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秦中之十乃以秦仲為大夫誅八年也

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二年死放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蒞公

周宣王乃召蒞公昆第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

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蒞公居其故大丘

生三子其長男世父曰我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非不敢人邑遂

將擊戎讓其弟為大子蒞公立四十年卒太子代立是為襄公七年

周幽王為大戎所殺襄公將兵救周戰甚立有名又以兵平王東遷

平王襄公為諸侯賜之其以西之地曰我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

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十二年卒文公立四十八年

文公太子卒謚為崢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

公卒崢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立十二年卒有子三人長男

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子大無長弗忌

成壘三公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殺出子立故

太子武公二十年武公足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

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十二年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

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三十七年用田余謀

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三十九年繆公卒有子四十八

其大子瑩大立是為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子桓

公立桓公二十七年卒子景公四十年卒子哀公是立哀公公三十

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立夷公子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悼公十二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躁公十

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自殺大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

四年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自殺大子昭子蚤死大臣乃立昭子

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十年卒子猷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子三年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政靈公子猷公于河西而立之猷公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孝公二十四年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至十四年卒子武王立武王四年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公昭襄王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元年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二年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在位三十七年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二世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侯諸誅之遂滅秦

蜀先主姓劉氏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由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

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逮安二十六年四月先王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在位三年太子禪立是為後主母曰甘皇后在位四十年降於魏封安樂公後主大始七年薨于洛陽

吳大帝姓孫氏名權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父堅為後漢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獻帝初平三年袁術使堅征荊州為黃祖軍士所射殺與平元年術以堅部曲還其子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平定江東策自領會稽太守術既僭號策以書絕之魏太祖表策為討虜將軍封為吳侯建安五年為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創甚乃呼權以印綬授之黃初元年魏受漢禪二年封權為吳王其年魏遣曹休等為南郡權遂改年黃武臨江拒守九年四月權即皇帝位母曰吳皇后

在位二十四年年七十一太子亮嗣位是為廢帝母曰皇后潘氏在
位七年大將軍孫綝廢為會稽王時年十六綝迎權第六子琅邪王
林紹位是為景帝母曰敬陳皇后王氏在位七年年三十薨謚曰景
皇帝兄子皓紹位是為肅帝母曰敬陳皇后王氏在位七年年三十薨謚曰景
獻皇后何氏在位十七年降于晉賜號歸命侯死於洛陽年四十二
宋高祖武帝姓劉氏彭城縣綏里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二十一世
孫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疆辟疆生陽城繆侯德德生陽城節
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丘年年
生東武城令令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
都尉惺惺生魏定襄太守某史先某生邢城令亮亮生晉北平太守
膺膺生相國掾熙熙生封令旭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
縣之京里官至武元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公曹翹翹生帝晉
元熙二年四月以宋王受禪即皇帝位於速康宮太極殿母曰穆皇
后趙氏在位三年年六十七太子義紹位是為少帝母曰張夫人在
位三年撫軍將軍謝晦司空錄尚書事徐羨之守宣太后令廢帝為
榮陽王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害之年十九羨之等迎武第三子宜
都王義隆紹位是為文帝母曰胡婕妤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為大
子邵所弑第三子駿紹位為孝武帝母曰路淑媛在位十一年年三
十五大子子業紹位是為前廢帝母曰王皇后在位二年為東王或
所廢年十七或遂紹位是為明帝母曰沈婕妤在位八年年三十太
子昱紹位是為後廢帝母曰陳貴妃在位六年年十五為齊王蕭道
成所廢以明帝第三子安成王隼紹位是為順帝母曰陳昭華明帝

晚有痿疾不能御內諸姬弟有懷孕者取入宮乃生男與六所宮愛者養之而殺其母順帝即桂陽王休範子也母不知何氏而以陳昭母華為在位三年年十三禪于齊南齊大祖高帝姓蕭氏漢相國何二

十四世孫何子齊定侯延生侍中虓虓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閔閔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達達生孝廉体体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襲襲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雋雋生輔國參軍樂子樂子右軍丞之丞之生帝初何居沛何孫虓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晉陵武晉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帝以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遂受禪即皇帝位母曰孝皇后陳氏在位四年年五十六太子順

紹位是為武帝母曰刘皇后在位十二年年五十四皇大孫昭業紹位是為鬱林王母曰皇太子妃王氏在位二年年二十二為高帝庶兄始安王道生之子西昌侯鸞所殞迎新安王昭文紹位是為海陵王在位一年亦為西昌侯鸞所殺年十五鸞紹位是為明帝母曰皇后在位五年年四十七太子寶卷紹位是為東昏侯母曰明敬刘皇后在位四年雍州刺史蕭衍舉義奉明帝第八子荊州刺史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是為和帝舉兵向闕冠軍將軍王珍國侍中張撈率兵入殿殞之年十九年和帝在位二年禪于梁為梁所殞年十五梁高祖武帝姓蕭氏蘭陵中都人漢相國何之后何生鄭定侯延延生侍中虓虓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太子大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閔閔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

郡大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
遼遼生孝廉体体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大中大夫襲生懷陰令整整
生濟陰大守鎔鎔生州治中副副生南堂治書道賜道賜生順之齊
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
將軍丹陽侯贈鎮北將軍順之生帝齊中興二年四月梁王受禪即
皇帝位母曰獻皇后張氏帝在位四十九年年八十六大子綱紹位
是為簡文帝母曰穆太后丁氏在位三年為侯景所廢年四十九武
帝第七子荊州刺史持節都督荆雍相司鄧寧梁南北奉九州諸軍
事湘東王繹即位于江陵是為孝元帝母曰文宣太后阮氏在位三
年江陵為西魏所陷帝遂遇害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立是為敬帝
母曰夏太后在位二年禪于陳帝堯於外即年十六後梁宣帝武帝

之孫昭明大子統之第三子大通三年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
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大守東陽州刺史及江陵陷為周大祖
所立稱皇帝於其國在位八年年三十四太子旦立是為明帝在位
二十三載年四十四太子琮立二年隋文帝徵入朝因番不遣

陳高祖武帝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大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
實玄孫準晉大尉準生康康生永嘉南遷為丞相掾歷大子洗馬出
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達生康康生盱眙大守英英生尚書郎
公弼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常侍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安
生太守猛猛生大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生帝梁敬帝大平二
年十月以陳王受禪即皇帝位母曰董氏安皇帝在位三年年五十
七兄子臨川郡王舊紹位是為文帝在位八年太子伯宗紹位是為

廢帝母曰沈皇后在位二年大皇太后令降為臨海郡王以始興昭烈王第二子大尉安成王瑱紹位是為孝宣帝在位十四年年五十三大子叔寶紹位母曰柳皇后在位八年貞明三年正月為隋所滅遂降于隋至仁壽四年薨于洛陽年五十二

東魏孝靜帝姓元氏後魏孝文帝之曾孫清河王亶之子母曰胡妃孝武帝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入關大將軍渤海王高勸與百官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在位十七年禪于北齊明年薨于中山國年二十八

北齊顯祖文宣帝姓高氏渤海人七世祖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諡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諡生樹樹

生歡仕東魏為丞相歡薨長子澄嗣立澄嗣遇害帝以母弟嗣位天平八年六月以丞相齊王受禪即皇帝位母曰婁太后在位十年年三十一太子殷紹位是為廢帝母曰孝皇后在位一年年十七文宣母帝常山王演立是為孝紹帝在位一年年二十七母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在位五年禪位于太子緯是后主武成年二十一後主母曰胡皇后在位十二年為後周所滅年二十二

梁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宋氏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唐哀帝天祐四年四月以相國梁王受禪即皇帝在位八年年六十一明年第四子東京留守均王友真平庶人友珪紹位是為末帝母曰元貞張皇后在位十一年後唐所滅

夫天命所祐運歷攸歸有開必先休應斯是故其生也必有慎符之
朕神靈之紀以啓其祚焉非獨乘五勝而起維三徵而王者有是徵
也至於居餘分之次擅一方之地者亦復嘉祥貴象兆於厥初斯蓋
上稽靈心雖殊於天叙下觀人事亦異於常民表神道之玄遠因史
氏而昭著矣

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以正月吳武

烈帝聖母懷妊夢腸出繞吳南門寤而惧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

非吉徵也

太祖母吳氏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帝在孕又夢日入懷以

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

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廢帝亮以赤鳥七年二月生於內殿

宋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甚

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

少帝以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高祖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

悅

文帝以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

孝武帝以文帝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

前廢帝以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

明帝以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

後廢帝以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

順帝以泰始五年癸丑生
南齊高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生

武帝以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己未生於建康縣之清溪宅其夜陳孝

后高帝母劉昭后帝母也同夢龍據屋上故小字龍兒

梁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林陵縣同夏里三橋宋初
帝母張后嘗夢抱日既而有娠其後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遂
取吞之是月生帝將產之夕有異光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簡文帝以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

孝元帝母阮脩容夢龍罩其床一云夢月隋懷中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

于后宫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

陳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於吳興長城下若里

廢帝以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

宣帝以梁大通二年七月生有赤光滿堂室

後主以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於江陵

北齊文宣帝母婁太后既孕每夜有赤光照室私嘗怪之及產帝之

日侯居鮮卑言有相子也初婁太后有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

則夢一斷龍文帝則夢一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孝

昭則夢蠕龍於地武成則夢龍浴於海

後主母胡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

日生於并州邸

幼主母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

梁大祖以唐大中六年壬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生於碭山縣午溝是

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來，曰：朱家火發矣。及則廬舍儼然，既而鄰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開平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為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

十月庚午，大明節，內外臣寮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昭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各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二年十月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

壽宰臣百官設齋於相國寺。

三年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咸有進獻。臣欽若等曰：梁太祖日錄自開平四年後不書。

誕節

末帝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於東京，乾化二年三月

文帝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為明聖節，休假三日。

名諱

名以制義，所以著象類之說，諱不偏下，所以申臣子之情，是知名諱之求古今通道而餘分之在位，亦偏方之所奉。雖本以嘉稱期於象德，或求諸異訓，契彼未然，蓋成敗之有端，若符應之素定，然則稽之人事，察彼天道，諒盛衰之在德，豈名稱之足云乎？秦始皇帝名政，以

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一云名政以正月日生故也。二世皇帝名胡亥，始

時燕人盧生奏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

後主名禪，字公嗣。譙周曰：春秋傳曰：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手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曰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諸侯與師已具矣當受於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

吳大帝名權字仲謀

廢帝名亮字子明

景帝名休字子烈

後主名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

宋高祖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孔子河維識曰空完無生寄奴人女子獨立又為奴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兵

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

孝武帝諱駿字體龍小字道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

明帝諱或字體景小字榮期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初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噬之

即以所得之卦為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

順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

南齊太祖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闞將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爾爾

穀中最細低頭熟穀中精細者稱即道也熟猶成也孝經鈞命決曰

誰者起視將皆帝之符應也事具閏位徵應門

武帝諱熙字宣遠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

同夢龍據屋上故字焉

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

海陵王諱昭文字季尚

明帝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

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

論者曰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

而之禪術士誠之東昏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以天所命矣

和帝諱寶融字知昭

梁高祖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帝初為梁王將受齊禪沈約言於帝

曰讖之行中水作天子此乃歷然在記

簡文帝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

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

敬帝諱方智字惠相小字法真

後梁宣帝諱贊字理孫

明帝諱彞字仁遠

召國公諱琮字温文

陳高祖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

文帝諱舊字子章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業王

宣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

後王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初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

叔鄉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或言後言名叔寶反語為少福

敗亡之徵也

東魏孝靜帝諱善見

北齊文宣帝諱洋字子進母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大
后私恠之及產命之曰侯居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樂其後
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叛獍飛上天藁然兩頭指文帝字河邊
叛獍為水邊羊指帝名也

廢帝諱殷字正道初文宣命邢邵為帝名字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
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亦得也邵惧請改焉文宣不許

孝昭帝諱演字延安

武成帝諱湛

後主諱緯字仁綱初清河末武帝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
以厭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

梁太祖諱暉初名溫唐僖宗中和三年授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
天祐四年受禪下合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
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請象德之言爰考簡書
求於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崇一德以徽稱或為二
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於二字且異帝王之稱
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况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
規事叶典儀宣悼革易寡人今改名暉以天意雅符於明德日光顯
契於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玄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今
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

末帝諱頊初名有貞即位下制曰朕仰膺天啓近雪家讐旋聞將相
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群情見道三讓莫從祇受推崇俱不負荷方欲
蒸嘗寢廟禋類郊丘合徵定軀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於文尚淺

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虔遵典詳考右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愧嘉名中外群寮當体朕意宜改名鏗貞名中又改為項或改亡項字十一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八十三

閔位門二

勲業

自秦承六世之餘烈并吞宇內武功震耀遂建大號玄德憑宗室之緒仲謀藉父兄之業遭值世亂分據勢勝奄宅吳蜀是為罪國宋齊梁陳迭王南紀東魏北齊創都於鄴莫不因嗷嗷之資糾桓桓之旅或扶義慷慨或乘機奮發解紛排難夷兇禁暴威懷兼濟以成厥功咸能驅策賢智而任其謀訓練驍果而盡其力動身變伐以清外侮積日累勞以稔民德然後驅詒咸集嗜欲將至端委揖讓南面而君民焉

秦始皇帝莊襄王之子

臣欽若等曰自莊王己年十三代莊襄王立上事具列國君部諸門

為秦王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大原上黨郡東至滎陽城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主廡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蒙驁王齏一作鹿公為軍將鹿秦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元年

晉陽反蒙驁擊定之二年鹿公將軍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

取十三城又攻魏氏賜有詭四年拔之五年攻魏魏定酸棗陳番有酸棗縣

燕虛長平平一作千汝南有長平縣雍丘山陽陳番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六

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

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蒙驁死以攻龍孤慶

都慶一作鹿還兵攻汲八年王弟長安君成矯將軍擊趙九年攻魏垣蒲

陽十一年將軍王翦栢齏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關與撩楊在并

州十三年桓齏攻趙平陽殺趙將卮輒斬首十萬十四年攻趙軍於

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定平陽武城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

一軍至大原取狼孟屬大十六年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魏獻地

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十八年大

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蓋咸陽面為上也也下井陘山名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

羗寇伐趙十九年寇興王翦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

屯中山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伐自立為代王東興燕合兵軍

上谷二十年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君秦君破燕易水之

西二十一年王貴攻薊乃益發卒請王翦軍遂破燕取燕薊城得太

子丹之首二十二年王貴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

其地二十三年王翦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縣名在汝南虜荆王二十五

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定
荆江南地降越君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
通秦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遂并天下始皇帝

蜀先主涿郡涿縣人祖雄父弘世仕州郡

臣欽若等曰自弘已上事具閏位氏號門吳及采齊

已下先主少孤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

貲累千金乃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後漢靈帝末黃巾起

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請討賊有功除安喜尉

縣谷屬中山

督郵以公事

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擊其頭著馬棄官亡

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

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令為賊所破

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與清州刺史田楷拒冀州

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

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

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追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

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誰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

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

也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

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

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

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

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安主濟民

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不見聽許登亦未敢

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不見聽許登亦未敢

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塚中枯

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

州時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鄆州州將殂殞生民無

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殆盟主曰是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

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違釋甲謹

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

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

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

不邳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傳軍於海西揚奉韓暹

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

關羽守下邳遂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興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

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擒

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

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陵路招要

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卓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

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時正當雷霆

曰晉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

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時承等與先主謀

服曰郭多有數百兵燦李催教萬人但足下與吾同義耳昔呂卜帝

之門須子梵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

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

長水校尉種輯議即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撥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

小沛東海昌霸及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
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
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
譚先主故人也將步騎迎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
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來集
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
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
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
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揚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
紹自南擊先主先主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
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先主駐荊州數年常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主慨然流涕還坐表
坐恠問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有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
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遂是以悲耳表使先主拒夏侯惇于禁等於
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遜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十
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會表病篤
託國於先主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先
主曰諸子自賢君其病憂或勸先主宜從表言先主曰此人待我厚
合從其言人必以為薄所不忍也表卒其子琮代立遣乞降曹公不
告先主先主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謂先主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先主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
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大遽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

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先主將琮及荊州
吏士徑南到江陵先主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皆信自齊吾所
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其
荊州人多歸先主先主過穉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
重數千兩日行百餘里別遣關羽乘舡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遠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
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十急追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輒漢津適與羽船
會得濟巧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

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
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舡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
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
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

宮於油口改名為公安

權稍畏之遣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六年

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
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
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所計松曰劉豫州使君
之宗室而曹公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遣以巨

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先主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閹狹兵器府

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關羽

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

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領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

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

歲璋還城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牧衆心明年曹公征孫

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

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

甚於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來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

四千其餘皆給半先主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

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豈可

得手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唾手可立何如釋此去乎松

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璋勅關羽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

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勤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

士卒妻子引兵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貴等

拒先主於涪皆破敗退保縣竹璋復遣李嚴縣竹諸軍嚴率衆降先

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

帝江州江陽惟關羽劉鎮荊州先主進軍圍維時璋子循守城被攻

且一年十九年夏雒成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璋遣帳下司馬張裔詣先主先

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

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

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
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牙爪許靖麇竺簡雍為賓友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
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
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遜走巴山先主
聞之與權連和分荊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
還江州今遵州也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
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
破郃等牧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追兵漢
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所沒先主次於陽平關
與淵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

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
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積月
不接亡者日多乃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
耽於上庸是秋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於是還治成都特
關羽攻曹公將曹仁擒于禁于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
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乃發喪制服追謚
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群臣上尊號即皇帝位
於成都武擔之南吳孫堅吳郡富春人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
舡至錢塘擊殺海賊胡玉等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
起於句章自称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
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刺史臧旻

列上功狀詔書除堅蓋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徙下邳丞歷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灵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

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

人公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

佐軍馬司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

兵合千餘人與雋並力奮擊所向無前一云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

分散不知堅所在堅騎驄馬馳還營培地嗚呼將士汝穎財用迫走

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隨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

拜堅別部司馬邊章歸遂作亂凉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

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尋拜議

郎中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

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堅到部郡中震

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

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堅為長沙太守是時廬江太守延康從子

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為程侯董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

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過殺之比至南

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

日亦咨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

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

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討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率

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一云南陽太守張咨既不給軍糧入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自

後患乃詐得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祝山川遣所視人人說咨言病因欲兵休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消堅堅卧

與相見無何率然而起案側罵咨遂執斬之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

領預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董卓遣長史公孫稱將兵

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慢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

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千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

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道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

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

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復相收兵

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臬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聞堅於袁術術懷

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術蹶蹶即調發軍糧

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權等來求和親令堅別疏子弟任

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

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拾

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颍池聚兵於陝堅進洛

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出函谷

關至新安颍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

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順之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

疆大袁紹遣會稽周馥預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

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平三

年袁術使堅征荊州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遣渡

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一云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追將黃祖

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
祖部兵從竹水間暗射堅殺之時年二十七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
綠山向堅堅輕尋山討公公
平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
兄子育帥將士衆就術術表賁為預州
刺史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策堅之長子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
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
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因緣召募約數百人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
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
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率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
欲從袁陽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
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居縲經之中無以

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之於君何得不紆
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
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莊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
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令君紹先侯
之軌有駘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
江奮威德誅除群穢佐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播而已哉方
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
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與君策無回顧之憂
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討董卓與明使君
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南勲業不終策惟感先人舊恩欲自憑
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責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

使用肯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郡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
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郡所襲幾至危殆於
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
在壽春以礼辟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
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
是軍中益畏憚之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
與術遣策攻康拔之先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
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
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楚能于康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
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
郎將興賢共將共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顧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人以佐明使君經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郎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千餘騎數十匹

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
懷之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
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雞犬菜茹一無
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
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窄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
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復徐門戶不桀者無強也旬日之間四
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
虎等衆合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

白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擒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白
虎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百刃
叱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
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白虎衆以其死
也甚惧進攻破之尽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
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州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
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時
袁術僭號策以書諫曰董卓無道陵震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引農天
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少主東顧乃
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
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荆南公孫叛逆於朔比正禮阻兵玄

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
宛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
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
時也又聞幼主有明智聰敏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
而興之則且夔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
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
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
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曹公表策為

討逆將軍封為吳侯

一云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主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

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策上表謝曰臣以同愜孤特邊蠻階下廣播高澤

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其曲名郡仰惟榮顧所及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素術術新呈表以臣行殄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指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折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恩竭微命惟術狂惑袁術死長史揚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愛袁術死長史揚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象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攻勳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尺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劾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亦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裔女婿黃騎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州太守華歆歆素少毅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師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繚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伏使勳來襲宋之勳得偕書便潛單劉海昏邑下原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貢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走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子上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徒所得人東詣吳貢輔又於彭澤破勳勳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所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謝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比歸曹公射以遁走策收得勳兵三千余人船千艘遂前進叔黃祖夏口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長將子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欲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詩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遣將助祖並來趣呂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林陽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冠中郎將程普無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跣馬樂陳守擊急鼓以齊戰世勢吏士奮擊踊躍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遮重整迅疾若飛大放火風兵激湮下弓弩並發流矢兩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寇惟祖逆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余級其赴水溺者二萬余口舡六千餘艘財物出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牙爪表之鳩張以祖氣息以祖家屬倍曲掃地無余表孤特之虜成毘行萬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

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

欲撫之乃弟女配策小弟正又為子章取貢女皆禮辟策弟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陰欲襲許迎

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

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率與客遇客擊傷策

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射陽登即

瑀之從兄弟也孫策前西征登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余黨圖

為獲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月徒須待運糧策好獵

將步騎數出策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及能初吳郡太守

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者彼

召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侯吏得貢表以示策請貢相見

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十綬叔之貢奴客潛民間以為貢報

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尔等何人答曰是韓當兵在射鹿

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尔等因射一人應弘而倒餘三人師

急便牽弓射策中頰

後駿尋至皆刺殺之創甚請張長史詔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

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

機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報江東我

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權策之弟

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才行奉議校

尉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五年策薨

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紹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

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

吳使亟之郡行文書事待張紹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

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

討不從命初孫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

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

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

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讐此天子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

誅復說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無復聽受

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尺
婦女或丸土而吞之遂屠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余人八年權西伐黃祖
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
普討安樂大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十年權使
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十三年
春權復從黃祖祖先遣周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
等尽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
數萬口荆州牧劉表死權將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
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奉眾以降劉備而南濟江肅與相見曰
權傳音為陳成敗備進主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
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曹公

與權書問近者奉辭罰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拾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嚮震失色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具進遇
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瑜備等
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權自
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
自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
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
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十七年城石昱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

退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余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中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迺還作鼓吹公見舟

船器伏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五月

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

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

州定乃尽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及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

南三郡長吏閔羽尽逐之權大怒遣吕蒙督鮮於舟徐忠孫規等兵

二萬取長沙零陵桂楊三郡使魯肃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以衡閔

羽權任陸口為諸郡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

備到公安使閔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

誘普普降尽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肃兵並進拒

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

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楊以東属權南郡零陵武陵以

西属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

兵皆就路權與陵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

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二十一年冬曹公遂於居巢遂攻濡須二十

二年春權令都尉傑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昏二十四年閔

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

尽虜禁等精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内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牋

與曹公乞以討羽自効曹公自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

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吕蒙襲公安

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

釋于禁之囚陸遜别取宜都獲梯歸枚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

備蜀閔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

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涇路十二月璋
司馬馬忠獲羽羹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璋鄉遂定荊州曹公表權為
驃騎將軍假節荊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
為丞相魏王是年冬魏受漢禪明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
都鄂魏文帝策封權為吳王加九錫又明年正月權遣陸遜部將軍
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
身免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與權
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
濡須曹貞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拒之橫遂
改元黃武臨拒守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然猶與魏文帝
相往來至後年乃絕八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四月丙申遂

即皇帝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四

大閏位部三

勲業第二

宋高祖武皇帝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初為晉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十二月牢之至吳而賊緣道屯結牢之命帝與數十人覘賊遠近會遇賊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為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摧鋒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十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帝

戍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帝常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為百姓所苦惟帝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帝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北出海鹽帝追而翼之築城於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帝屢出破之

臣欽若等曰事其閏位謀畧門

五月孫

恩破滬瀆吳固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是月帝復破賊於婁縣六月恩乘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屯山陰京邑震動帝倍道兼行與賊俱至於時衆力既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卒衆數萬鼓譟登麻山居民皆荷盾而立帝卒領數百奔擊大破之投巖赴水死者甚衆恩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船雖被摧破之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桑之劉牢之已還朝

廷有備遂向爵洲八月以帝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討至爵洲復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帝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並至獲俘馘以萬數恩自是飢饉疾疫死者大半自浹口奔臨海元年驃騎將軍司馬元显西伐荊州刺史桓玄亦率荆楚大衆下討元显追鎮北將軍劉牢之拒之帝參其軍事次漂洲玄至擊之請帝不許將軍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並固請不從遂遣敬宣詣玄玄剋京邑殺元显以牢之為會稽內史惧而告帝曰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今當北就高雅於廣陵興事卿能從我去手荅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志耶吾當反復還京口耳牢之叛走自謚死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鎮北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不

能守節北面我當與卿圖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笑之日必將用我輩也桓玄從子修以撫軍鎮丹徒以帝為中兵參軍孫息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惧生見獲乃與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桓玄欲且緝寧東土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肆暴不已正月玄復遣帝東征時循自臨海入東陽二年正月玄復遣帝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斬其大帥張士道追討至於普安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帝彭城内史十二月桓玄篡立帝從桓脩入朝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慇懃贈賜甚厚帝愈惡之或說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玄曰我方欲平湯中原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閔隴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玄乃下詔曰劉裕以寡制衆屢摧妖鋒汎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瘡自元帥以下至將士並宜論賞以叙勲烈先是帝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於會稽舉義帝以為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遙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至是桓脩還京帝託以金瘡疾重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大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時桓脩弟弘為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領廣陵道規為引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令毅潛往就昶聚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應元德厚之謀於攻京邑聚衆攻玄并尅期齊發三年二月乙丑朔乙卯帝以託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擅憑之從子紹弟祗陰與

叔道濟道濟從兄範之帝弟憐沛郡劉潘何內向彌平昌孟懷玉管
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喜弟寶符從子穆生
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源陽田演醮國范青苒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
人丙辰誥且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
士驚散莫敢動即斬桓脩以徇帝哭甚慟厚加殯歛孟昺勸弘其日
出獵未明開門出獵昺道規毅苒卒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
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尅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左
史來赴帝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
詔誅除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
臣乎今來欲何為弘信之收衆而退毅既至帝命誅弘衆推帝為盟
主先移檄於京邑夫治亂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靈或值聖明自我
大晉陽凡屢搆隆安已來難結皇室忠臣碎於虎口貞良斃於豺狼
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亡難凶力繁兵踰年
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毀墜夏后之罹
浞豷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為踰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旱
弥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室家
奔散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傾筐之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
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苒所以叩心泣
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晝寤宵興援獎忠烈潛構崎嶇險過履虎輔
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昺兗州主簿魏詠之寧
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繡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
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

刺史郭景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
據石頭陽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瘦頤之
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規所在隆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
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
以輯裕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剪馘
連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真忠或身荷爵寵而並倪眉猾堅
自效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吊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以裕虛薄才非
古人勢接於已踐之機受任於既頽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
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庭帝乃以孟景為長史總攝後
事擅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於江
東甫之玄駘將也其兵甚銳帝躬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
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數卒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擅憑之與帝
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帝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
破即斬敷等並沒愈惧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收衆
合三萬己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張旌幟於山
上馮以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手利器助謙等帝躬
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
急因命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始
雖遣軍置陣而走意已決別使令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
子侄浮江南走庚申帝鎮石頭城立創留臺帝焚桓溫神主於宣陽
門外造晉新主立于六廟遣諸將帥追玄尚書王假卒百官奉迎乘
輿司徒王謚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固辭乃以謚為錄尚書事領揚州

刺史以帝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先是朝庭晉氏亂政百司縱弛桓玄雖欲釐整而衆莫從之帝以身範物先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項改時諸葛長民失期不得發刃達執送之未至而玄敗玄輕尋揚江州刺史郭景之備乘輿法物資之玄收畧得二千餘人挾天子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卒諸軍 詔四月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玄子韶又聚衆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大將鄭鈐等于桑落州衆軍進據尋陽加高祖都督江州諸軍事玄既還荆郢大聚兵衆召水軍造樓船器械率衆二萬挾天子發江陵浮江東下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崢嶸州衆軍大破之玄棄衆復挾天子還復江陵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京師玄至江陵曰西走南郡太守王勝之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掇遣從孫佑之與參軍費括送弟喪下有衆二百掇弟子循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州括與佑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陵市初玄敗於崢嶸州義軍以為大事已定追攝不逮玄死幾一旬衆軍猶不至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浦中沿聚逆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城居民競出赴之玄從兄謙先匿於沮州亦聚衆以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謙乃率衆官奉璽綬于安帝無忌道規既至江陵與桓振戰於灵浮玄黨馮該又設休干揚林義軍奔敗退還尋陽兗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次淮陰又反禺長史羊穆之

斬馮傳首十月帝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劉毅諸軍復進至夏
口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皆拔之十二月諸軍進平巴陵義熙元
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振江陵平天子自至江陵以帝為侍中軍
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使事持節徐青二州刺史帝固讓加錄尚書
事又不受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僚敦勸又親幸帝第惶惧詣闕
陳請天子不能奪是月旋鎮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勸又不受乃改
授都督荆司梁益寧雍涼七州並前十六州諸軍事盧循浮海破廣
州二年三月督交廣二州十月帝上言曰昔天禍皇室巨狡縱篡臣
等義惟舊隸豫蒙國恩仰契信順之符俯屬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
仰以事由衆濟其翼獎忠勤之佐文武畢力之士敦執在己之謙用
虧國體之大輒申攝衆軍先上同謀起義始平京口廣陵二城臣及
撫軍將軍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起義出都緣道大戰所餘一千五百六人又
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合千八百四十八人已定其西征衆軍須
論集續上於是尚書奏對習謀主鎮軍將軍裕豫章郡公食邑萬戶賜絹三
萬疋其餘封賞各有差鎮軍府佐使降故太傅謝安府一等十月壬子重申
前令加帝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詔遣百僚敦勸三年二月
帝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讓乃見聽旋于丹徒四
年正月天子徵帝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徐
兗二州刺史如故帝表解兗州先是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以
敬宣挫退遜不許乃降為中軍將軍五年二月南燕鮮卑慕容超大掠淮北執陽平
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畧千餘家三月帝抗表北討以丹陽丹徒監中
軍劉留府事四月舟師發京都泊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

軍進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守鮮卑梁父莒城三戍並奔六月慕容超遣五
樓及廣寧王駕賴先據臨朐城既聞大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悉出
臨朐有臣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
擊也五樓馳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衆
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為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弣又以
輕騎為遊軍軍令嚴肅行五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
交至帝命兗州刺史劉藩弟并州刺史道隣諮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
參軍劉懷王慎仲道素邈苜齊力擊之遣諮議參軍檀韶直超臨朐
韶尅臨朐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走帝親鼓之賊乃大奔
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偽輦玉璽豹尾等送于京師斬其大將段暉等
十餘人其餘斬千餘計明日進軍廣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
設長闌守之闌高三丈外穿三重塹停江淮轉輸館穀於齊士撫納
降附華戎歡悅援才授爵目而任之七月詔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
超大將垣遵第苗並卒衆歸順帝方治攻其城上人曰汝不得張
綱何能為也綱者超偽尚書郎其人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
乞師請救興偽許之而實憚帝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
執送之乃外綱於樓上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
其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情稱藩求割大峴為界獻馬千
疋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九月進帝大
尉中書監固讓十月張綱治攻具成設諸竒巧飛樓朱幔之屬莫不
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征
虜賊曹喬脊獲之殺其王公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疋送超京師斬

于建康市帝之北伐也徐道覆至番禺說盧循及循率衆過領寇南
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走于時平齊問未至即馳使徵帝帝之
初尅齊也欲停鎮下邳清盪河洛既而被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將軍
何無忌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內外震駭朝廷欲奉乘
輿北走就帝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少安帝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
精銳步歸至山陽聞無忌被害則慮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千
人至淮上問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
也帝大喜單船過海逕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癸未帝至京師解嚴
息甲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諸郡荊州刺史道規遣軍
至長沙為循所敗循逕至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帝以南藩覆沒表
送章綬詔不聽五月劉毅敗績于桑洛州聞至內外恟擾時北師始
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
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惧寇漸逼欲
擁天子過江帝不聽昶固請不止帝曰今重鎮外須強寇內逼人情
危駭莫有固若志一旦迂動使自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不過延月
日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尅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
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
草間求活也我計決矣卿無復言於是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
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健牙誠嚴帝卒劉義諸葛長民化出拒
之七月庚申群賊自在州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
太守劉鍾河間蒯思太守追之帝還東府太治水軍皆太艦重樓高
者十餘丈十月卒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詔等每師南伐以後

將軍劉毅監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是月徐道復卒衆三萬寇江陵荊州刺史道規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盆口初帝之遣素邈在道為賊所斷道覆敗後方達自循東下江陵斷絕京邑之間傳者皆云已沒及邈至方知循走循初自蔡州南走留其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且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軍焚其舟艦収其散卒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為防是月建威將軍孫李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猶數千季高焚賊舟艦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初帝之遣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二三非要帝不從勅季高曰大將軍十二月之交必破要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行如期尅捷循方治兵艦設諸攻備帝欲御以長策乃屯軍雷池當粟流迺下帝知其欲戰且慮賊敗或於京江入海遣仲德以水艦三百於吉陽下斷之二十月循道覆卒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相抗莫見軸轡之際公悉出輕利聞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埋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踊騰爭先軍衆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中流蹙之曰風水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大具乃投火焚之煙焰漲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尋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復召王仲德請還為前驅留輔國將軍孟懷玉守雷池循聞大軍上敵走向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帝攻之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餘萬人循救敗卒尚

有數千人還廣州帝還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於行所七年正月振旅于京師改受大將軍揚州牧二月循至番禺為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於始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八年四月以後將軍劉義為荊州刺史毅與帝俱舉大義興復晉室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與尚書僕射謝琨相結帝知毅不能居下終為異端密圖之毅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九月藩入朝帝收藩及琨並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十月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帝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帝大傳揚州牧九年二月乙丑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為士民所患劉毅既誅將謀作亂帝密命左右壯士丁畔等自慢後出於坐拉殺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七月朱齡石平蜀斬偽王譙縱傳首京師十年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帝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帝執文思送還休之令其所自為休之表廢文思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寶次子文祖並於獄賜死卒衆軍西討三月軍次江陵休之奔襄陽四月帝復卒衆進討至襄陽休之奔姚興八月甲子至自江陵十二年三月加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齊乃有定閩洛之意值盧循進逼故其事不諧荆雍既平方謀外畧會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閩中擾亂帝乃戒嚴北討加領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又加北雍州刺史九月次子彭城加領徐州刺史先是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步向許洛羗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偽兗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亦率衆歸順帝

又遣兗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京城進
平滑臺十月衆軍至洛陽圍金鑪泓弟偽平南將軍洸請降送于京
師脩復晉五陵置守衛天子以帝為相國封宋公加九錫十三年正
月帝以舟師進討二月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庚辰大軍入河後魏
步騎十萬營於河津帝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帝至洛陽七月至陝城
龍讓將軍王鎮惡伐木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
姚泓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生禽泓九月帝至長安豐稔帑藏盈積
帝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於京師其餘環寶珠玉以班賜將
帥執送姚泓斬於建康市十月進爵為王十四年正月還京師固讓
進爵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十二月晉大司馬琅邪王即位元
熙元年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爵為王七月乃受命二年四月徵王
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於宋遂即帝位孝武帝文帝第三子元
嘉十二年立為武陵王十六年為湘州刺史十七年遷南豫州刺史
並領石頭戍至二十八年為江州刺史四郡諸軍事時緣江蠻為寇
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帝總統衆軍三年正月帝
出次西陽之五州會元凶邵殺逆以帝為征南將軍帝卒衆入討荆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四月辛酉次漂州癸
冠軍將軍柳元景前鋒至新亭脩建營壘甲子賊邵親卒衆攻元景
大退敗走丙寅帝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表上尊號
戊辰至於新亭己巳即皇帝位五月甲戌輔國將軍申坦克京城乙
亥輔國將軍朱循之克東府丙申克定京邑邵及始興王濬諸同逆
並誅庚辰解嚴

南濟大祖高皇帝宋右將軍泰山太守承之之子年十三治禮及左氏春秋宋元嘉十七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黜鎮豫章承之領兵防守帝捨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蛮動文帝遣帝領偏軍討沔北蛮二十一年伐魏至兵檻山並破走二十二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帝自隨戍沔北討樊鄧諸山蛮破其聚落初為右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魏軍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蛮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帝宣旨授節度聞魏大政向彭城質等迴軍救援至盱眙帝與質別軍王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魏主已潛過淮卒相遇於荒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沒帝還就質固守為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沒屬氏興武西北有蘭泉戍去仇池二百里帝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班助帝攻琰提城拔之虜偽河間公奔虜救兵至帝軍力疲少乃燒城還南鄭襲爵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府轉大宰遷員外直閣中書舍人西陵王撫軍參軍建安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遼佐為北軍中郎中兵參軍母陳氏憂起復為武烈將軍復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中除後軍將軍值明帝立為右軍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加輔國將軍卒衆東討至晉陽與賊前鋒將程捍孫曇瓘等戰一破賊十壘分軍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棄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敗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遣從子索見冠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奉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乂降徵帝討之時帝平陳賊還乂將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發而索

見自睢陵渡江馬步萬餘人擊救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遽追帝往救之屯破金索兒向鍾離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高祖之於石鰲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張永遣帝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帝使不得前帝鼓行結陣值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帝追之至葛家候騎還云賊至帝乃頓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營中驚帝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敗帝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路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帝卒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籍死索兒走向鍾離帝追至駮驤而還除駮驤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戶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將軍任皇鎮西參軍劉越結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帝領三千人討之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引魏軍敗沈攸之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泰始三年沈條之吳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退至淮北圍角城戍生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帝渡岸救之帝不許遣軍主高道度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遙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即解遷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刺史五年進督兗青冀三州刺

史六年除黃門侍郎鎮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明帝
常嫌帝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
遣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金自持銀壺酒封賜帝
戎服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無
就徵帝曰諸卿聞以見事主上為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聞他
族唯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非長之運禍難將與方與
卿等戮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右衛軍卒時帝世子以功當別封帝
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加二百戶明帝遣詔為右衛將軍領
衛加兵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都淵領軍劉昉共掌機事又
別領東北選事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初明帝誅戮
藩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
窺覷之望與左右關于後堂習馳馬招聚亡命元徽二年五月兵
于尋陽收畧官民數日便辨衆二萬人騎五百疋發盆口悉乘
商旅船舫大雷戍柱道欣鵲頭戍主劉訐期告變朝廷遣駭帝
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游擊將軍戴明宝
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揚運
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于覆敗
休範必達懲前失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
律則大阻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
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
見甲守白下中堂旧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宜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
安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並

注同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問右衛
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帝正色曰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
即是兵衡所以敢死報國耳常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可也坐起帝顧
謂劉劭曰領軍已用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
節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
至帝乃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兩坦使寧朔將軍高道
虔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其
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帝馳使報劉劭急開大小街撥淮中船舫悉渡北
岸休範乘肩輿卒衆至壘上遣寧朔將軍黃回馬軍王周盤龍將步
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衆皆失色帝曰
賊雖多而亂尋常也揚運長領二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
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帝遣墜主陳靈寶送首還臺
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疑賊衆亦不知休
範已死則卒杜墨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惠郎類百人突入東門叫
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帝挺身上馬卒數百人出戰賊皆擁稍
而前相去數丈分丘擴射帝引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稍杆之箭
應手引羽傷百餘人賊死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蠡拒戰自
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
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帝秉燭正坐厲聲喝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師
丁文豪設仗破臺運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街劉劭欲開街王道隆不
從劭及道隆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第恬開東府納賊寇
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蹈太后

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帝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見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問道從承明門入衛宮闕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帝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皆已即戮屍在南岡下自是蕭平南諸軍善見現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公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軍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名解職不許迂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充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充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公增邑二千戶帝固讓又與褚淵袁粲書還讓意淵粲各書固勸乃受命帝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戶四年加尚書左僕射本官如故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為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帝帝拒而不納七月羽林監袁祗奔景素便舉兵帝出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大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為汝着力者乃止帝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陳奉伯等五人殺蒼梧王持首送帝夜開承明門乘常所騎馬走入殿中殿中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帝戎服出殿召袁粲褚淵劉秉等議迎立順帝甲午帝移鎮東府與粲等各甲杖五十人殺蒼梧王進位侍中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輅車班劍三十人帝固辭上台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

帝以長女妻攸之第三子文和帝既廢立攸之舉兵東下京師恐懼是歲十二月乙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前湘州刺史王蘊大右兄子遵母喪罷任

還至巴陵停舟一月與攸之密相交構還至東府期帝出弟帝既不
出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
相結舉事帝遣諸將攻石頭並擒斬之帝屯闕武堂馳結軍旅閏月
辛丑詔假黃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二年正月攸之
攻郢城不克衆潰自經死傳首京邑丙子帝旋鎮東府二月癸酉加
大尉增封三千戶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荆湘郢梁益廣越
十六州諸軍事帝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袁送黃鉞三月己酉增班
劍為四十人甲杖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辛卯封帝為齊公備
九錫之禮加重綬冠位在諸王公上加相國綠綬綬其驃騎大將軍

楊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三讓公卿救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
公曰天地交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
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回忠賢臨
危而尽節自景和昏霍王綱弛紊大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逆難四
郊多壘肅將軍威寔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手在朕以不造夙罹憫
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絕滅侮五行更劉九縣神歇靈繹海水群飛尋
罟已塵宗祧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為譬豈直小宛與刺黍離作歌而
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宏基重造
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佐漢方斯篋如也今將授公
典禮其敬朕命乃者表鄧構禍臣欽若等曰表顯實繁有徒子房不臣
臣欽若等曰尋陽王子房奉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鉞浮侵虧
安齊公東討平之

辰沉氣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手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
念邦國翦為仇讐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
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秉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

此則霸業之基勳王之始也安都背叛臣欽若等曰薛安都為竊據

徐方敢率犬羊陵雲淮許索兒愚悖臣欽若等曰索兒安都從同惡相

濟天祚無勇背順歸逆北鄙黠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

受命宗枋精貫朝日擁節斯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

之戰擒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坎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臣欽

曰晉安王子節遣臨川內史張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

入竊覲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存阻而忠誠慷慨在險弥亮深識

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門越有來蘇之

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王旅摧撓灑血成

川伏尸千里醜羯侮張勢振彭泗臣欽若等曰秉勝長驅窺覲京甸

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

稊時蕩焉罪撫傷弘宜皇澤俾我淮淝沾此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

茲厥後儉狃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

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念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甬城高壘

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懷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絃接巨

猾烏散分疆晝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叅謀旅任

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臣欽若等曰桂陽王休範輕問九鼎裂冠

毀冕按本塞源揮戈萬乘之國頓戰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

集于君屋機變儵忽終古莫二群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

奇謀貫世東施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敵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威蕃刊晉

應韓翻為讐敵建平失圖

臣欽若等曰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刺史舉兵為自全之計

與兵內侮公又

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後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雷

臣欽若等曰蒼梧王即後齊帝也

諸夏靡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崑崗玉石俱

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文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

之義近遵為晉之典猥以耿身入奉宗祐七廟清謚九區反正此又

公之功也表察無質劉秉携貳

臣欽若等曰司徒表察尚書令劉秉為黃田內應

韞述相扇成

此亂階

臣欽若等曰領軍劉韞秉弟也述險未獲

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

路公神謨內運霜鋒外牽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

之包藏禍釁

臣欽若等曰荆之為荊州刺史李英攻郢城

歲月茲彰蜂目豺声阻兵安忍

哀彼荆漢獨為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

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奸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

出闕疑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明畧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

其心夔鼓一麾夏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

沮浦安流章臺從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哲

道庇生民志扶宇宙戮力一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

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鉅阜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

遐方歎閔而慕義荒服重譯而表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為朕聞疇

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

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貫群

群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列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歛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茲玄玉首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家社斯實尚父故蕃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郡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寄同規在昔可命使持節兼大尉侍中中書監空司衛將軍雲都縣開國侯淵即褚淵也授相國印綬齊公璽綬持節兼司空副守尚書令僧處王僧處授齊公茅土虎金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位摠百辟秩踰三鉉職以禮移遷隨事華其以相國摠百辟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大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秉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民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脩南畝州實唯穀王府充實百姓繫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馬公造物以義銘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款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辯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又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實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究以刑禦奸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牽四維龍騫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柎也一白珪瓚副為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祇聽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

我高祖之休命又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疋絹千疋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為王九月丙午進位假黃越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四人使持節大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墩勸乃受黃鉞辭殊礼甲寅給三望車三年正月丁巳命大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增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泰郡廣陵南沛十郡改立王社丙戌命齊王晃十有三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夫馬備五疇副車置旄頭雲竿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世子為太子王女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禪位甲午遂即皇帝位世祖武皇

帝高帝長子初仕宋為尋陽國侍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為潁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及帝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帝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獄迎出帝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帝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萬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享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或勸帝擊之帝以衆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人子勛遣其將戴凱之為南陽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帝引兵向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帝親率將士尽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殺為賴令陶冲之帝即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貞三千人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應期相拒於西昌築營壘交戰不能決聞帝將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為尚書庫

部即征北中兵參軍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
郢州事順帝立徽晉熙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帝為左衛將軍輔
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帝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口
城為戰守之備高帝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帝表求討不許乃遣偏
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向等皆受命節度加冠軍將軍持節昇平二年
事平轉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任虜將軍
江州刺史封聞喜縣侯二千戶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
諸軍事三年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
劍二十人齊國建烏世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年四年三月即
皇帝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五

閏位部

勲業第三

梁高祖武皇帝南齊丹陽尹順之之子博學多通好籌畧有文武才
幹時流名輩咸推許之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軍王
儉東閣祭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等號為八友累
遷隨鎮西諮議參軍時順之征魚復侯于響於射堂縊殺之後齊武
慨憶于響順之慚悞感病遂以憂卒及鬱林王失德齊明帝作輔將
為廢五計帝欲助齊明傾齊武之嗣以雪心耻齊明亦知之每與帝
謀時齊明將追隨王怒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帝帝
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寔庸劣既智謀之士瓜牙誰仗司馬垣歷生武

陵太守下白龍耳此並唯利是與君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湏折
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曰亦吾意也
即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日臣不自安齊明憂之乃起帝為寧朔將軍
鎮壽陽外声倫魏寔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待罪白服來迎帝撫而
宥之將軍房白玉徐玄慶並曰慧景反迹既彰寔是見賊我曹武將
譬如講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帝笑曰其如掌內嬰兒殺之
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隆昌元年歷太子庶子中書黃門
侍郎入直殿省建武二年後魏遣將劉杲王肅率衆寇司以帝為寇
軍將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為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莫敢
前帝欲大振威畧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
據賢首之山以通四閩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等
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惧莫敢援之唯帝獨
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噉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
之果得道逕上賢首山廣之軍曰得前魏軍未脇帝堅壁不進時王
肅自攻城二鼓而退劉杲有疑心帝曰與書問成其隙一旦有風從
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迴雲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
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水
北帝揚麾鼓噪響震山谷效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戰翼之城中見
援至因出軍攻魏柵軍表裏受敵因大敗肅杲單馬走斬獲千計流
血絳野得肅杲中箱中魏帝勅曰聞肅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
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軍罷以帝為右軍晉安王司馬淮海太

守廷太子中庶子領荆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
雍州明帝令帝赴援十一月至襄陽詔乃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
軍帝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度五年三月慧景與帝進行鄧城
魏主率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帝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
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帝獨率距戰殺數千人魏騎稍却因得結
陣斷後至夕得下舡慧景軍死傷畧尽唯帝全師歸俄以帝行雍州
事十月援持節都督雍 南北徐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郢諸
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年東昏即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
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祝衛尉劉宣更直內省分日
帖勅帝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
吾誰敵從况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
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諸弟在都恐離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帝
時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張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
晉惠廢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與外寇三入今六貴爭權入握王憲制
主畫勅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王在東宮本無譽媒近左右
蜂目忍人一揔萬機恣其所欲肯豈虛坐主緒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
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
取亂基所當營輔唯有江劉而已柘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罪履
鍊超足可待蕭坦曾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
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分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
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投足無路郢州控
帶荊州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獸視其間以覩天下世治則

竭誠本朝亂則為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
悔無及也懿聞之变色心未之許弘策還帝乃啓迎弟偉及瞻是歲
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永元二
年冬懿被害信至帝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遭
使告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日乙巳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
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雲極暴誅戮朝賢罕育遺黎生民
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今日各盡
勲效我不食是日建牙於是收得甲士萬餘人馬千匹船三千艘出
檀溪竹木裝艦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
荊州就行州事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運王天獸龐慶
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乃山陽西上帝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
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邪我若總荆雍之兵掃定
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况無美之昏主役御應勅之徒哉我能使
山陽至荆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獸齎
書與穎胄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
之心戰為上攻戰次之今日是也前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令改
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
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齎彼聞必謂行事
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
退無以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果疑
不止穎胄大惧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千人馳穎胄伏甲斬
之送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末年

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筭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籍義
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忌頓兵十旬必生悔悟童兒五異便
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伏羲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
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
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魏然後進軍帝不從王茂又
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義無進退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
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
帝曰若使前途大事不建故自蘭文同樊若功業克建威讐四海號
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至石城當面曉王茂曹景宗
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二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征
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帝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魏州府事謚
守壘城府司馬在兵黑守樊城功曹史吉王詢兼長史白馬戌主黃
嗣祖兼司馬都令杜永兼別駕少府錄事郭儼知轉曹移檄京邑曰
夫道不常夷世無永治險泰相攻晦明非一皆因屯困而復享資多
難以啓聖故昌邑矜德孝宣聿與海西亂政簡文外歷並拓緒開基
紹隆室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據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
歲月滋甚挺雪于鬢翦之年植險于髻冰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
暴戾昏荒興事而發自大行漸喜容見前梓宮在殯醜無衰色懽娛
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採妃嬪姊妹無別招待
中櫛姑姪莫辨掖庭有裨販之名姬姜被于女之服至乃形體宜露
褻衣頽倒斬散其間以為懽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
塗炭行產盈露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却掠剽虜以日繼夜

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沉湎酒縱歌壚邱寵恣遇聖亂惑妖孽梅虫
兒茹法珍噉獲斲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城鄉宰劉鎮軍舅氏之
尊尽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
石徐司空沈僕射縉紳冠冕民望攸歸或涓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
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君俱竭心力宜
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遣人神怨結行踣嗔憤
蕭令公幹世之才識貫函題往年寇賊遊視南鄭危逼投刃飛泉孤
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群帥剋翦鯨鯢清我
王度崔慧景竒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士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
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身獎厲義徒電掩
強敵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道過伊呂而芳謙自己事昭心
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逮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群
孽效命蜂蠆懷毒乃遺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
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斬風舉義形於邑竒謀宏振應乎泉懸天
道禍淫罪不容戮悖禮違教傷化虐民射天禪跋比之猶善剗胎斮
脛方之非酷尽寓懸之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
昧已來圖謀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之至宗社
阡危海內沸騰民庶波蕩百姓凜凜如摧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
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
引火坐觀傾覆至尊体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照靈神祥啓
元龜符驗當壁作鎖侯藩化流西夏謳詩攸率萬有樂推右將軍頴
胄征虜將軍夏侯祥並同心翼戴即宮舊楚三震再即九縣更新弁

平之運此為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大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前啓踣即日遣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梨五萬驥騾為群鷄視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率三十軍主戈舡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拒險斜趣白城南中即諮議參軍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楫衝波噓水積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即諮議參軍軍主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泝波馳艤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運梁州刺史柳快司州刺史王僧景魏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獻新城太守崔僧季肅奉明詔恭行天討蜀漢果銳泝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遙鶩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孤屯兵冀馬拋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幘方舟千里絡繹並進肅右軍訐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畧峻遠執鈞輔世擁荆南之衆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旌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獸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礼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警猶摧太山而注燦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如止乖兇法珍而已諸君或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悅首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無迎王師大衆一臨形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帝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景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刺史張冲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宋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帝曰漢不潤一里箭道交至僧寄以重兵固守為郢城犄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

軍後一朝為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曾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併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應城竟陵間乘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接刃資糧既廣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拔天下之事卧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師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張冲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令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過中江絕鄧魯二城三月乃命元起進軍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月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元為中興元年遥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于軍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鄧城元嗣屢戰頓北因不敢出諸將議欲攻之帝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矜等十三軍救鄧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軍齋蕭穎曹等議謂帝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鄧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諸救於魏與連和猶為上策帝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荆壘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給數州今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搯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懼然悟機一虧生亦足脫拒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取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滅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分天下大

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被席卷公江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處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夫夫牽動言靜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惜鎮軍諸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昌帝乃命軍主梁大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循期劉道晏屯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其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七月帝命王茂率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漲衆軍乘流齊進鼓噪之賊械而大潰子陽等竄走衆尽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尤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帝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拜服陳獸牙鄉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因得伯之軍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程若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間將佐文武男女口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加並隱卹其死者命棺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尋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帝又遣軍主唐循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真孫入質司部悉平陳伯之遣蘇陸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異及命鄧元起帥衆即日泐流討之八月天子遣兼黃門郎蘇因勞軍帝登州命諸軍以次進路番上庸太守常獻守郢城行州事鄧元

起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湓城及
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
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大
軍進據之仍遣曹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
居士帥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
邏曹景宗陳伯之為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
之於陣史軍次新林命王茂據越城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
墩陳伯之據離門道林餘衆退也航南義軍伯之因復散走退保朱
爵憑淮以自固特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
塲自大江西新亭以北蕩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
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帥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
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王張子持白虎幡督帥諸軍又開
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
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分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
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散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
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帝鎮石
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
十萬青州刺史相和紹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帝命諸軍築長圍
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也
瓜步及甲冑自姑熟奔歸又使破墩以為東北声援至是帝遣使曉
諭並率衆降乃遣帝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瑛屯破墩從弟
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寅棄郡赴義十二月丙寅且蕪衛

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義師帝命呂僧珍勒兵封府
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凶黨王咄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誅之宣德
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帝中書監都督
楊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
郡開國公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
敬三年正月壬寅詔進大司馬督都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
各四人並依舊辟王餘並如故甲寅詔大司馬進位相國摠百揆揚
州牧封十郡為梁公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紀地柔
博所以成功故能廢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
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為於軒虞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大司馬賁
縱自天休茲齊聖文治九功武包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艰
難功參帷幕錫賦開式表厥庸建武升曆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
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疆寇於馮濱僵胡馬於鄧洵永元
肇號淮結群醜專威擅虐被毒含灵溥天惴惴命懸畧刻否終有期
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授袂勒王汾流電宰魯城雲撤夏首
霧披加湖群豎一鼓殄技姑熟連旌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
朱雀其猶掃塵霆雷外駭首闈內傾餘醜織蠹蟻蟻必盡援彼已溺
解此倒懸塗歡里疇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紐被以
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声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
姬旦之光於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
侯五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况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慄慄待以

為命救其已焚拯其方溺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
授春言前訓無忘終始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群望其進位相國摠百
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礼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
加相國緣蓋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
寒暑而化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為實故能流形品物代彼天工允茲
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世寧民
盛烈光於有區茂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
訓方之蔑如也今將受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世
祖以休明早世世宗以仁德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維夙夜劬勞而
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不覩朝權國柄委之群孽勦戮忠賢誅殘
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寔繁非一並專國命噸笑致災睚眦及禍
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熬熬實身無所寃頸引决道樹相望無近
無遠號天靡告公籍昏明之期因兆民之願授帥聖后翊成中興宗
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網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
年邊釁大啓荆河連牽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
兵赴襲縻以長筭治之環中排危冒險強柔迺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
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
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猶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
雖遠戎狄內侵憑凌閔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
驚拒夫交 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馘海渚焚
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阡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
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已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

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報告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
雕騎令衆方軌案路徐告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
迴弱咫尺之寇兵糧蓋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是因資靡託治兵訓
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為疆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
及雖廢昏有典而伊霍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
代入易亂以治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
蠢蠢漂為洪流向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千里事惟拯溺義聲所
覃無思不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洩梗據中流粟山置壘榮川自固
公卿此鳥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
以遠圖御以長策廢無遺天戰未窮兵踐華之軍相望俱拔此又公
之功也惟此群公同心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如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
會一臨應時視櫜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惶復懷奉斧蓄兵九派用擬
勤王公稜威直指勢喻風電旗號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
熟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
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靡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群豎猖狂志在
借一傳云皆城借承突淮漢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圍機騁銳氣冠
陂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此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
曷其能匹此又公之功也琅玕石首襟帶岨固親壘東膺金湯是埒
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
公之功也獨夫昏狠憑城靡懼鼓鍾輅傲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
冕凶狡因之將逞挈戮公竒謨密運盛畧潛迴忠勇之徒得申厥效
白旗宣威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勲重之以明德

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未仕清猷映世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崑崙
已燎玉石同焚驅卒貌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
寂寞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焚絲復理衽席還
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思報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
之斗極潤潤縉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
岱功憐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
屏或用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溥洽刑
措罔用霸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
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有宇宙敬惟
前列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為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
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為
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建茲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佐
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
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
虎符等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十左相國位冠群后任摠百
司常典彛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摠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
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
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脩刑德備舉哀矜折
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
丕崇務本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鏐均所被變
風以雅芳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
廣覃義聲遠洽惟髻髻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

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棧樸流誅是用錫公納陞以登公正色御下
以身範物式遏不虞折衝惟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
日忘清姦宄方命圯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
凌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
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
祀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梁公固辭府僚勸請乃
受二月丙戌詔曰嵩高惟嶽配天所以流稱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
闡忠誠簡帝眷居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膺之地前王令
典布諸方策長世字氓罔不由此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文
教內洽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雷霆赫於
萬里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
庶殲亡衣冠殄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
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迥相
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鷺而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
水陸相望爰自姑熟屆於夏首嚴城勁卒憑川為固泐漢浮江電激
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無疆陣極危京邑清我帝畿撲
既燎於原火免持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芒芒六合咸受其
賜易俗正本人不失職仁信並行礼樂同暢伊周末足方軌桓文遠
有慙德而爵從藩牧地約秦楚非所以式酬茂烈答元勳寔由公履謙
為本形於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祀秩允副遐迩之望
可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山

陽南徐州之南琅玕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
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公國薛有詔漸表相
國左長史王營等率百僚敦請三月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竿樂舞八
佾設鍾虡宮懸王妃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四月丙寅遂授齊
禪即皇帝位

世祖元皇帝武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邑二千戶初為會稽太守
入為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荊州郢益寧
南梁六州諸軍第中西即將荊州刺史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
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
事六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為
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
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頊王江陵宣密詔以帝為侍
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是月帝徵兵於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憚所遣七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師衆討譽方等戰敗死又
遣鎮西將軍鮑泉代之九月乙卯應州刺史岳陽王察舉兵反來寇
江陵帝城拒守乙丑察將杜蒯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丙
寅察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辨代將四年臣欽
曰是歲簡文帝即位改元五月辛未僧辨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
大寶而元帝猶稱大清六月江夏王大穀山陽王大威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九月
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為中衛將軍王僧衛為領軍是月侯
景將任約寇西陽武昌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殷子春太子右

衛率蕭慧正雋州刺史席文猷等下武昌拒約以南平王恪為荊州刺
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恪及大毅大成等府州團一千人奉綫上帝相
國摠百揆帝下令不許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為鎮南將軍
廣州刺史遣護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洵夔州刺史杜多安師衆下
武昌助徐文盛五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丙午與
宋子仙襲郢州執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洵尹悅杜多
安並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辨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
月癸未帝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秣陵任約
敗景遂遁走拜王僧辨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
為領軍陸法和為護軍將軍仍令僧辨率衆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
辨下次溇城九月以僧辨為荊州刺史是月僧辨等奉表請不許賊

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晉日赴義奉表請降六
年二月僧辨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及龍
戰師真絡吉方制獫豸豈不以侵陵蕩薄源之者亂階龕定艱難成
之者忠義故昇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勲復具於周
代溫陶之績弥盛於金行粵若梁吳五十餘載平一寓內德惠悠長
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
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灵鼉之鼓則百辟警肅風收方邵之賢衛霍
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獸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共起鼓動則
嵩華倒拔自桐栢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
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弯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克九
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鑼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

春幾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平常之米撤九府之費賜三官之
錢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與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
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鬼未弭聚歛無度景卿之
誚已及為獸傳翼遠相招致披刈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
臯貌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震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
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汜苟存徐袞
渙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天
流王屋兵纏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年避暑之
地坐召憲司卧制朝宰矯託天命偽作符書重增賦歛肆意剝生
者逃竄死者暴尸道途以日度僚鉗口刑戮失秉爵賞由心老弱波
流士女塗炭滅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祿見誅穀粟騰跡自
相吞噬喋喋黔首路有街索之哀蠢蠢黎民家唯常山之泣偃師南
望無復儲胥露塞河陽北臨或有穹廬輶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
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
諱驚號五內摧裂煩冤荼毒無地容身景阻飢既甚民且狼顧遂侵
軼我彭蠡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是以義勇爭先忠
貞尽力斬馘兇渠不可稱筭沙同赤岸水似絳河任約泥首于安南
化仁面縛于漢口予先乞活于鄢郢希勞敗績于紫桑侯景爭竄郭
默清夷晉熙附義計窮刀屈及殺生人畢京鄴郢並離禍患凡蔣刑
茅皆伏鈇鎖是何忍也郭不可容幕府據有上流寔誰分陝投袂荷
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被惟未蜀有如此况聯華日月
天下不能為臣為子兼國兼家哉咸以義旗既建宜湏摠一共推幕

府寔用主盟粵以不佞謬董運率遠 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恭
行天伐披戈蒙險墮越以之天馬千群長戰百萬驅音獲之士資智
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汎水以倚其南輜輶委輸以
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景從雷震風厲直指建鄴按劍而叱江水為
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還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殆谷克
厚蔽野援挽輶曳牛之侶拔拒桀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
落鴈捧崑崙而壓外傾渤海而灌滎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
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有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
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逮如彼怨蛙譬諸鼯鼠豈費万鈞无勞
百鎰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峯正正之旗掃
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斛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
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
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提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
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朋黨比周何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擊郅支之頸
今司寇明罰鉄鑕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幸一無所問諸君或世
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勲王府悅眉猾豎無由自効豈不下
慙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誠想南風迴捲西顧因變立
功轉禍為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百匹有
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為戰用上賞方伯下賞部將並
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鄉五日殫降漢且弭金貂必有
其才何恤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

燎艾俱尽宣房河天玉石司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熙陵之制事
均白水檄布远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
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大社己丑僧辯等奉表勸進不許五月庚午司
空平南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銜拜表上尊號帝固讓
不受庚辰以恪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僧辯為司徒鎮東將軍乙酉
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畧次鄉周右珍舍人嚴實於江陵市十
月四方征鎮王公鄉士復勸帝即尊號表上三從之十一月丙子即
皇帝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五



